

經部

童溪易傳卷十六

宋　王宗傳　撰

䷢ 坤下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晉合離坤而成體離明在上坤順在下上明而下順文明之主作於其上而順德之臣相屬於下王者寵遇諸侯之日也夫晉之為義則進是也猶之曰需須

也明出地上即坤與離之象以明晉也順而麗乎大明即坤與離之義以明晉也柔進而上行又即六五之爻以明晉也夫明出地上則萬物咸仰此大明在上之象也故曰順德之臣當此時得以附麗於大明之君而相與以成康民之功焉故曰順而麗乎大明其在爻則六二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六三衆允之志上行也是也柔進而上行謂六五以柔順之道進而行乎上而離之中爻方其乾坤之相索也亦實自坤

來今居五位故曰柔進而上行也夫文明之主作於其上順德之臣得所附麗而被其寵光焉而五也又以柔順之道行乎上而逮乎下故曰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夫諸侯者王者所與共安此民也故曰康侯當晉之時所謂侯者各以順體而奉承於上而无有異志焉又所謂治世之臣也夫馬有行地之才而又有承上之德王用錫之馬也而又至於蕃庶多焉者所以稱其才而表其朋類之紛如也不

惟錫予如此之多且厚也又見親禮晝日之間其接
遇之也至於再三焉則寵遇之隆一至於此為諸侯
者何修而得此於大明之主哉曰以其能為治世之
臣而有安民之功故也故易於此謚之曰康侯其曰
晝日云者正明出地上之時也在詩之崧高其三章
曰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其四章曰王錫申伯四牡蹻
蹻其五章又曰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此詩為宣王能
建國親諸侯襃賞申伯而作也烝民之詩其三章曰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七章曰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又曰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其卒章又曰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此詩為宣王能任賢使能而作也至於韓奕之詩其一章曰韓侯受命王親命之其二章曰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其三章又曰其贈維何乘馬路車其卒章又曰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

以其伯此詩為宣王能錫命諸侯而作也至於江漢之詩也其二章曰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其三章曰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其四章曰王命召虎來旬來宣又曰肇敏戎公用錫爾祉其五章又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此詩又為宣王能命召公平淮夷而作也夫即是四詩以觀之則申也甫也韓也召也其在周宣之世所謂康侯也而宣王也又能施寵遇之禮如此其隆且至

也則周家王業之所以能再隆而有光者此固諸侯之力也然究其所以然則宣王實使之故序詩者於崧髙之詩則曰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於烝民之詩則曰能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於韓奕之詩則曰能錫命諸侯於江漢之詩則曰能命召公平淮夷其曰能云者盖以其功歸之宣王也若宣王者其能寵遇諸侯如此在易之晉則所謂文明之主也不然何以有是之文明燦然以逮下也哉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地者陰晦之所也明出地上則離陰晦之所矣夫所謂陰晦之所者何也其在人也則冥然无所覺知之地是也夫无所覺知之地既已冥昧則雖父不能詔之子雖兄不能曉之弟非其中心自能明了如明出地上駸駸而日進焉則不可也故曰君子以自昭明德夫人性本明其或不能遽然而明者是必有所蒙蔽而然也今也在晉之時其進有漸始於晦終於明

其於吾之所謂固明者而不失其明焉此自昭明德之謂也程曰明明德於天下昭明德於外也明明德於已故云自昭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晉也者以柔進也以柔而進則與六五同德矣初六之進也乃與九四居相應之地夫九四之在晉也非所謂以柔進也故目之曰鼫鼠而初與之居相應之

地則嫌疑之不免也故戒之以晉如摧如貞吉又戒之以罔孚裕无咎言當升進之時為初六者固當痛自摧抑獨行其正无涉於九四然後吉也罔孚裕无咎者无與九四相孚也无與九四相孚則獨行吾正自有餘地不如鼫鼠之貪且畏也故能裕而无咎不然則窘束迫促若无容身之地矣未受命云者吾既痛自摧抑獨行吾正進退有地則在巳无過而在人亦不見咎惟未受命者能之初六在下其位甚卑謹

其所予乃其分也上命未至而諂以求進非善處下之道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兹介福以中正也

夫既得是位而懼其无以稱是位既得夫君而憂其无以報乎君此君子所以自盡為臣之道者然也當晉之時其道上進在他人以為喜而在君子以為愁者非以為僞也寵遇既厚則其憂懼有加故也夫食

人之禄必懷人之事乗人之車必載人之憂凡委質以事人者舉皆然也而况六二處中正之位而上有同德之主寵遇於巳也既厚則其憂懼可以自巳乎故曰正吉謂以中正之德處中正之位必如是而後吉也王母六五也以柔居尊位故曰王母六二知憂知懼以中正而獲吉者是乃受此介相之福于六五故也彖曰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其受兹介福之謂乎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當晉之時又其同德者也坤為衆三居坤極順之至也以順之至而上同乎五此同類之所從也故曰衆允之悔亡云者六三居非正中而與五且非其應然當柔進之時順德既至而衆臣從之以上進五雖非其應乃其同德者也故其悔可亡或曰志上行也烏知六三之志非進與上九為應乎曰六五晉之主也彖曰順而麗乎大明大明五也

當晉之時初以卑而在下未受命也猶知舍四而獨行乎正三居人臣之髙位而乃不知惟五之從舍乎同德之主而應乎進不以柔之人乎夫茍舍同德之主而應乎進不以柔之人則衆亦不允之矣能使悔之亡乎必不能也噫此爻又不可以應論也學易者當權輕重之義以論爻可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當晉之時諸爻皆以柔進也而九四上九獨以剛進

馬於晉之時義悖矣雖然就此二爻論之上九處一卦之外其進也非有迫乎五也而所謂迫乎五者惟九四焉蓋九四以炎上之性上侵故也然五君位也當晉之時所謂文明之主也其寵遇之禮所以逮乎下也亦既厚矣而下之所以相率而順附乎上者亦衆矣而四也豈能為之患乎故以進之時而以鼫鼠目之鼫鼠正詩人所謂碩鼠也食我黍食我麥食我苗貪而畏人之物也子夏傳亦作碩鼠是也夫當柔

進之時而九四處近君之位而獨以剛進焉其冐進
竊位如此而五又有不可犯之勢則貪而畏人故有
鼫鼠之象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者謂當柔進之
時獨以剛進失進之義故於貞爲厲於位爲不當也
然則當此之時居此之位如之何而可也曰以六居
四以柔而進則於位爲正當矣何厲之云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
慶也

凡經所謂悔云者有所不足於此也所謂恤云者有所係念於此也晉之六五以柔進而上行宜若於剛德有所不足也然柔而得中則柔不為過故曰悔亡六五離明之德无所不照如日之升光被萬物亦未嘗以察察為明也故曰失得勿恤夫恤其得失則明之所及者自以為得而明所不及者則以為失過矣故以勿恤戒之惟夫不以得失為恤也則大君之道无往而不吉亦无往而不利矣夫茍恤其得失而以

察察為明則天下或有蒙其禍者矣如漢宣之核實而蕭韓諸賢俱受其戮如顯宗之慧察至自撞郎而鍾離意輩得以為言至如德宗以强明自任疑蕭復輕己謂姜公輔為賣直至用盧杞趙贊則至於敗亂而不知悔是也安能慶及臣庶乎故象又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曰有慶云者則无是漢唐諸君之失矣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晉也者以柔進也上九以剛而進進至上九无所復進也故有進其角之象角之為物在物之首剛而鋭者也此以九居上之謂也程河南曰伐四方者治外者也伐其居邑者治内者也言伐邑謂内自治也晉之上九晉至其角无所復進矣惟能自反自克而内自治焉則知所以危厲自警而獲吉矣此所以无剛進之咎也然在柔進之時而以剛進焉又必自反自克而後可以无剛進之咎則於正道固有所虧而未

光者矣故於貞為吝惟以自反自克為用者盖所以救其正道未光之失也夫晉至上九進極必退窮上反下易之道然也剛又知變故上九之爻辭如此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内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晉者明盛之時也明君在上故羣賢於焉而並進明夷者昏暗之時也暗君在上故賢者於焉而見傷此

明入地中與明出地上反也夷傷也明而傷焉當此之時其在人君則為昏暗其在賢人則為晦藏也明入地中此合離坤之象以言明夷也内文明而外柔順此合離坤之用以言明夷也利艱貞晦其明也此又即以六居五之義以言明夷也夫離在坤下明入地中之象也明入地中則其明滅矣故為明夷以二體言之内體離也故内文明外體坤也故外柔順其在人也則文明之德藴於内而不耀柔順之心施於

外而无忤傳所謂有君民之大德而又有事君之小心是也以此道而蒙犯大難用能脫其厄禍而不失其明聖此文王所用之道以處暗世然也故曰文王以之明夷之時暗主在上賢者切而近之不敢逃去故利於處艱厄而不失其正謂能隱晦其明而然也其在爻則六五切近上六而以陰晦居五是也夫箕子紂之諸父也當是時也惟此家難故曰内難然正其志以自守不敢逃去而亦獲免害焉非能晦藏其

明者能之乎此箕子所用之道以事暗君然也故曰箕子以之經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明夷之六五曰箕子之明夷而夫子之於彖又以文王箕子兼釋之而紂之事愈彰彰矣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

昔者嘗即三不欺優劣之論以論涖衆之道矣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

民不忍欺魏文帝問羣臣三不欺於君德孰優鍾繇華歆王朗對曰臣以為君任刑則下畏罪而不敢欺君任察則下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德則下感義而不忍欺優劣之縣在於權衡非徒低昂之差乃鈞銖之較也夫任刑固非涖衆之道也涖衆之道矣而任察尤非涖衆之道也涖衆之道在於有寛厚含容之德而不任察以為明也夫苟无寛厚含容之德而徒任察以為明則以人不能欺之為得計也而不知人情由此𧫒𧫒而

不安疑懼以生變而羣起以軋我矣此又非計之得也由是觀之則莫明於用晦而莫不明於任察也昔有問安邊之策於班超者超告之曰凡居邊者類非忠臣孝子察見淵魚不祥問策者笑曰此但平平爾忽其言不用而邊果以叛聞豈非莫明於用晦莫不明於任察乎明夷之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信乎用晦而明也凡居人上者不可不知此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初九居明夷之初初見傷者也上六暗主之在上也初之於上位甲而勢隔然明者見微而慮早故為是飛揚之計龔深甫曰明夷之難在上而初極遠之宜下而不宜上者也故明夷于飛垂其翼不宜上而就下也夫君子于行謂去其禄也三日不食謂去其禄位則義不食其禄故也謂之三日則雖飢而死不顧

也此初九在下位之事也夫當暗亂之世處下位而无益於人之國家而力又不能復還夫暗主之明則義當引去夫苟復為是往就之計則主人亦莫我信矣何補乎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以伊尹之五就桀也終不能移桀而之善徒以促其亡爾以三仁之在商也所謂周親也而不能回商辛之聽而免宗國之覆踈遠之臣其如之何得以免害幸矣此初九之君子所以義在引去而不顧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六二文明之主也彖曰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

傳曰有君民之大德而又有事君之小心則六二是也蓋以六居二又為柔順之至也而夫子釋之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此爻非文王而當明夷之時其誰當之而諸家或以初爻為伯夷太公此爻為太顛閎夭夫以初爻為伯夷太公猶可也何者以其避紂也

以太顛閎夭當此爻此何義哉豈不以在下體而輔諸九三乎未也盖諸家或以九三為文王之爻非也此徒泥不可疾貞一言而謂此文王之事也此未識爻義也夫九三武王之爻也非文王事也欲盡文王小心事紂之義而以救世為心又能脫于厄禍而不失明聖則非六二一爻不足以盡之夫股在下而有行之具也明夷于左股則左股嘗見傷矣此所謂羑里之厄也六二陰也故曰左股然左股見傷而强壯

者猶无恙焉則所以為文王者猶故也謂非禍難之所能害也雖然彼君也我臣也天命未革則為臣之分吾所不敢違也而上以承乎君下以安乎民此吾之心不敢不自盡也當此之時用拯之道豈敢不用力哉所謂用拯之道何也曰上欲拯吾君而為无過之君下欲拯斯民而為无難之民此吾所以不敢不用其力也此文王自盡之道然也故曰馬壯吉夫馬之所以吉於壯者徒以能拯載乎人也而文王之心

亦曰吾之用力上以承乎君下以安乎人者蓋不敢不如是之自盡也以吾之順德而不敢失乎為臣之則者然也而賛易者則推原其本心而因其馬壯之吉也而賛之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此可謂得文王之本心也吾故曰六二一爻在明夷之時非文王不足以當之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他卦九三與上六為正應在明夷則為至明克至暗之象也蓋九三明之極也而在下卦之上上六暗之極也而處窮極之地此以明除暗之義也程曰斯義也其湯武之事乎是也九三離也離明方也在明夷之時而興除亂去害之事故曰明夷于南狩然南狩之志在于得其大首而不可疾貞之也上六居一卦之上大首也當明夷之時所謂暗亂之魁者也故當克而獲之不可疾貞者耿希道曰以明除暗如晝夜

之進退何可疾哉按史記載盟津之役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暴虐滋甚於是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師渡盟津諸侯咸會武王乃作泰誓故泰誓一作而殷亡矣此所謂不可疾貞也若疾以貞之則武王為不知天矣夫聖人之志亦志於除亂去害而已矣若志不在此則悖亂之為也故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猶之曰九三之志

所以大得者以南狩也曰南云者謂其有是明也曰狩云者謂其除亂而去害也然則有湯武之德然後可以為湯武之事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六爻自初至五當暗亂之世明者見傷故初曰明夷于飛二曰明夷于左股三曰明夷于南狩五曰箕子之明夷惟四也以陰居陰屬坤陰之體无明之可傷

而文辭但曰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此正以陰邪柔從為事程河南所謂邪臣之事暗君必先蠱其心是也而諸家或泥于出門庭之一語而曰此微子去商歸周之義也則亦誤矣夫邪臣之事暗主其能易獲其心意者蓋必有深入而陰中之計也左陰所也腹善容納者也入于左腹謂六四之所以見納於上者以柔邪之道從陰僻中而入也夫如是故有以得乎暗主之心矣方當暗亂之世以小人為之君必以小

人而為之臣其心同志合豈待至深至久而後至此哉方其因緣獲進之初而深入陰中之計巳行矣故曰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然則此非小人之姦巧而入之之易也盖君心暗亂而入之之不難也此心意之所以易獲也夫人君之心或不謹而易為陰小之所入天下雖欲不為暗亂之世得乎禹之戒舜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夫汝止不安則易動而易惑不知幾康之是念故輔弼之臣安得而直邪佞之人

安得而不易入乎然則大智如舜而禹之戒猶及於此況愚暗之主乎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他卦六五鮮有非君之位者此卦乃以為箕子之爻何也曰以六居五內陽明而外陰晦此乃晦其明之義以紂之暗亂又將有失位之象不足以當此爻也箕子其親臣也義不遠去其君此時商家无主故易於此乃以六五處箕子為其能晦其明而且切近上

六故也上六陰暗之極則移紂以居此位以陰暗既極有在上而失位之象也此易之微義也不如是則非易矣夫上六陰暗之極其在明夷之時故為明夷之主六五切近明夷之主若不能自晦其明則必見傷害故箕子之當此時也義既不當遠去其君而忠言至諫又不能入乃不得已而為是徉狂之計以免於害故在彖則曰利艱貞晦其明也而在爻則曰箕子之明夷利貞夫箕子之當此時也能晦其明故其

明不可息滅夫箕子之明所以不可息滅者何也亦曰吾正此志以事君此身可滅而此正不可滅也夫吾之正不滅此其明所以不可息滅也嗟乎事君若箕子可矣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上六居明夷之極明傷之極也明傷之極者何坤之終也居坤暗之終則明傷之極矣故曰不明晦謂不

明而晦也此與晦其明反也夫人君之道无他在乎終始惟一而已矣伊尹之訓太甲曰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皇天弗保又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蓋嘗即是說而論之夫人君之始服厥命也雖至庸懦之主蓋亦知所謹也何也始可能也而卒為難此所謂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及其晚也欲心一萌則以天下之莫我尊莫我貴也吾縱吾所欲皇恤乎惟其如

是此主道所以日微君德所以日失天下日駸駸而入於暗亂之世矣此所謂後入于地失則也司馬温公曰其言失則者何國家之所以立者法也故為工者規矩繩墨不可去也為國者禮樂法度不可失也度差而機失綱絶而網紊紀散而絲亂法壞而國家從之嗚呼為君子者可不謹哉

童溪易傳卷十六

童溪易傳卷十七

宋 王宗傳 撰

☲☴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易有同人焉有家人焉同人之道在於无所不同故其卦德曰同人于野亨家人之道在於无所不正故

其卦德曰利女貞何者正家之道以女正為之本亦以女正為成功女而正則家之正可知矣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此豈易正也邪今而女正則亦无所不正矣故家人以女貞為利其在爻則六二六四是也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此即六二九五二爻以明男女之位正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此即九三上九二爻以論父母之為嚴君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

家道正此又謂自初至上六爻之皆得其正也或曰初九六二九三六四九五正也上九正乎曰家人以陰居陽位則非正也以陽剛居一卦之上詎非正乎夫以六居二而位乎内卦之中此女正位乎内也以九居五而位乎外卦之中此男正位乎外也男女各正其位則尊卑上下之義得矣然此非人為之所能為也蓋天地之大義然也何者論天地化育之功則雖由於二氣之交感然上下之位固有所謂不易者

矣此其義之大者夫六二九五男女之象也則九三上九父母之象也何者二與五各在一卦之中而三與上各在一卦之上故也是故男女則欲其正而父母則欲其嚴二與五陰居陰陽居陽正也九三上九剛而過中嚴也故父母俱稱嚴君焉以其各尸內外之尊故也李博士元量曰九三上九父母之嚴者謂之君則主於出命以正一家猶國之有君焉有國者主於義過於義者常至於傷恩故為君者欲如父母

之子萬民書以元后作民父母是也有家者主於恩過於恩者常至於害義故為父母者欲如君之正一家易以父母為嚴君是也夫一家之中有父子焉有兄弟焉有夫婦焉曰父父子子則父子各盡其道也曰兄兄弟弟則兄弟各盡其道也曰夫夫婦婦則夫婦各盡其道也尊卑上下各盡其道則家道庸有不正矣乎家道既正則天下庸有不定矣乎蓋風化自近始天下者一家之積也治天下之道即治一家之

道也家道正於此天下定於彼矣故聖人於此又要其必至之效而終之曰正家而天下定矣不云正家以正天下而云正家而天下定矣此又有所謂自然之感通而无遠近内外之間焉經曰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此自然之感通而无遠近内外之間者然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風者變化之物者也火者著見之物者也風自火出則外之有所化者由於内之有所著見乎外者也夫

正家而天下定者家人之道然也在内者无所著見於外則在外者亦何所觀而化乎故曰風自火出為家人之象君子觀此象以為風化之本皆自内出故一言一行不敢易焉言有物而行有恒此君子不敢易其在我者然也夫有形可指謂之物言而有物此誠然之言也不改其度謂之恒行而有恒此誠然之行也君子之言行其不敢易也若此則自内而出者足以著見乎外矣彼得之觀感者庸有不化矣乎故

夫君子之言行所謂著見乎外者火之象也得之觀感而无不化者風自火出之象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初正家之始也九以剛明之才當正家之始宜如何哉曰正家之道莫先於制其始始之不制末如之何矣人有常言涓涓不遏將成江河毫末不去將尋斧柯此言始之在所制也夫一家之內有長幼焉有男女焉當正家之始茍不有以制其變於未然之初則

長幼失序男女无别害恩義害倫理將自此始也能

无悔乎故曰閑有家悔亡而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夫惟於其志意未變之初而盡其所以防閑之道謹

其序嚴其別无使瀆亂而失其有家之則此悔之所

以亡也程曰不云亡悔者羣居必有悔以能防閑故

亡爾魯桓公之於文姜也不能防閑之使為二國之

患故詩人所為賦敝笱也鄭莊公之於叔段也不知

早為之所遂至於同氣交兵故激祭仲蔓草之諫此

无他不知家人初九閑有家之戒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六二以柔順之德居中履正而與九五居相應之地夫何為哉陽倡而陰和男行而女隨而已故曰无攸遂遂專也語曰遂事不諫以謂夫人旣專是事也何諫之云爾春秋傳曰大夫无遂事示不敢專也而或專之故春秋之所為書也如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是也此坤所謂先迷也九五二之應也則二者亦何

敢有先迷之失乎此所以无攸遂也夫所謂无攸遂云者示不敢有所專也然六二之職其亦有所專矣乎曰有之在中饋是也此六二所專之職也蓋九五在上二當以巽順之道承事之凡九五之事既不敢專其所專者專其職守而已婦人之職守亦不過曰奉祭祀饋飲食而已此外无他事也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是也故詩有采蘩以奉祭祀為不失職采蘋以供祭祀為能循法度此雖指夫人與大夫妻

而云也然推而上之推而下之其職守莫不然也夫是之謂貞而吉也蓋不順則不能順承乎上而有先迷之失不巽則不能居為下之道而曠其職守故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夫為人臣之道亦若是而已矣故在家人則六二是也若在坤則六三是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三處内卦之上主治内之道也故以家人婦子言之

然以九居三剛過者也故云嗃嗃謂剛厲之過也夫治家之道不知寛猛適中之為尚而惟嗃嗃然此悔也然董之以威束之以禮使在下者肅然而有畏懼之心故雖厲而吉何者於家道未為失故也茍惟不然使婦子嘻嘻然笑樂無節則終至於恣情適欲棄禮亂倫而家道衰微矣故曰終吝而象曰失家節也然則與其嘻嘻而失家節也寧嗃嗃而未失也程曰在卦非有嘻嘻之象蓋對嗃嗃而言謂與其失於放

肆寧過於嚴也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易以陰陽相得為富家人至六四二卦之中也當剛柔相際之地而以陰靜之才處之所謂居而有之者也故曰富家大吉盖家人六位內外終始俱得其人而四以鎮靜无營處近五之位故能大富家之吉則五之所委任者得其人可知也夫六四以陰居陰正也而以至柔順至剛剛柔相濟而與六二故无忌嫉

之嫌此家道之所以殷富也大抵家人六爻各得其正故雖陰陽錯居舉无嫉妬使四也比五而有妬二之心使二也應五而有嫉四之嫌又使三也在下而侵四之志則四也安能順在此位而大富家之吉乎家人之卦德曰利女貞至於此乎見之矣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家人六位俱得其人者以九五為之君也故有家之道莫此為至為五者復何憂乎故曰王假有家勿恤

吉假至也恤憂也夫有家之道既極其至則上下內外之心莫不交相親愛此豈復有督責廹促而使之然歟故勿恤而吉也夫以二五言之則二爻居相應之地二有內助之德而五愛之五有刑家之道而二愛之此所謂交相愛也以六爻言之則六爻剛柔各得其正而以正道交相親愛此九五所以得為一家之主也故以假有家獨歸之五焉以天下言之則王者盡此有家之道以達之天下故親其親以及人之

親長其長以及人之長幼其幼以及人之幼使天下之內无遠近无小大无衆寡交相親愛雝雝睦睦濟濟有叙若在一堂之上焉則王假有家之道至此又无復有加矣故彖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盡是道者九五是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家人至上九家道之大成也夫能正家而至於家道之大成也豈無所自而致然歟蓋正家之道以正身

為本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其身不正則未有能正家者也況能國與天下乎夫家道以嚴終常人之情其於妻孥也則以恩掩義其於臣妾也則以慢勝禮語其能以不失其威嚴而使家人有祇畏之心者則未也雖然徒能威嚴乎人而不能威嚴乎其身則在人者未有能我信而我從者故威嚴之道當先施諸其身自反自克使吾之身无一毫之可愧焉則將不施威而有自然之威矣何

者人深信之故也有孚威如終吉而象曰威如之吉
反身之謂也夫家道以嚴終是故吉於用威也然語
其有自然之威而若未嘗用威而人我從焉者則以
人之深信我也夫人之深信我者非信乎我之能用
威乎人也而信我之能用威乎我之身故也夫惟能
用威乎我之身則所以信乎人也自有不威之威矣
雖欲人之不我從不可也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
妻子是言也蓋為不能用威乎其身而徒用威於人

者設也然則不能用威乎其身而徒能用威於人則雖妻子亦不吾信而吾從也況他人乎嗚呼吾以是知易之有家人也聖人不以責之家人而責之吾之身也

☲☱ 兌下離上 睽小事吉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天下之物自至理之外君子亦聽其勢之如何爾未嘗强同之也此易之所以有睽睽乖也睽合離兌以成卦離火也兌澤也離為中女兌為少女火動而上澤動而下此即離兌之象以言在物之睽也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此又即離兌之象以言在人之睽也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此則合離兌之義與六五之下應九二以言睽之小事吉也夫澤火二物俱以動為用未始不同也然或動而上或

動而下在物之睽有如此者中少二女生而同居亦未始不同也然志各有歸其行不同在人之睽有如此者即物與人以論睽而睽之義曉然矣兊說也離麗也離又為明以説順之道而附麗於離明得所附也當睽乖之時說而不麗乎明則私昵之情爾如睽何六五之君以柔進而上行居尊得中而下應乎九二剛明之臣當是時也雖不能合天下之睽成天下之大事則亦可以小濟矣故曰是以小事吉也胡安

定曰夫睽乖之時上下之情異雖有大才德之人亦不能大有所為但小事則可以得吉也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此又廣言睽之時用以明天下有不同之物而无不同之理也夫天高地下此天地之睽也然二氣交感而成化育之事則同也男陽女陰此男女之睽也生而有室家之願而相求之志則通也萬物散殊長短小大各各不同此萬物之睽也然賦

性禀命出入生死之事則類也夫睽乖也天下之物固有以睽而合者此又物理之不異也聖人明物理之不異故天地之大人物之衆聖人不務强同其勢而務嘿通其理此所以處睽之時盡睽之用而能和合萬類也夫舉天地之大人物之衆聖人以一理通之而能合萬類之睽其用若此此天地人物之所不外也故賛之曰睽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火與澤燥濕之性既不同而上下之勢復爾異此睽之象然也雖然火與澤以理觀之固亦未嘗不同也何也為火者必上為澤者必下此葢理之所謂不得不然者夫以理觀之知其不得不如是也非同乎然以燥濕之性與夫上下之勢觀之則誠異矣君子之心固未嘗欲自異也然或所居之位所守之職有不同焉者人曰此異也而君子則曰此即吾之所謂以同而異焉爾如孟子論禹稷顔子與曾子子思槩以

同道目之是矣其次若魯之男子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是亦以異而同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避咎也

睽之六爻惟初與四居敵應之地夫當居睽乖之時而居相應之地者乃敵應也則兩剛齟齬之勢其乖異可知此有悔也悔而能亡者謂初居下位而不與四校得喪故也夫馬者所以行也喪馬勿逐自復者

謂雖喪其所行之具而不與之校也故曰勿逐曰勿
云者戒之之辭也夫當睽異之時身處下位而能不
與人校得喪則吾之所以行之具初亦未嘗喪也故
曰自復謂其雖喪而无喪也此悔之所以亡惡人即
九四也所謂與初九為敵應者是也夫彼以剛在上
與吾為敵應而吾復以剛與之校焉不可也然不與
人校固可也而其失也又易至於棄絕夫人則於悔
雖亡而於怨咎又不能无也蓋以剛傲然居上而吾

惟以不校之説是守焉則或至於一切棄絶之而睽異之勢又何自而合邪故曰見惡人无咎而象曰以辟咎也此處睽異之道而然也不然悔亡雖在所取也不能免咎又焉足尚乎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睽自二至上各以陰陽相應然睽乖之時火動而上澤動而下陰陽之情乖異而不通故相應之道比之他卦特不同爾夫二以剛中之才上應六五柔中之

主亦足以行其道矣然睽之時小人當路正道否塞非君臣上下道合志同之日也故當委曲宛轉以求通上之意然後可以變睽離而為遇合也故曰遇主於巷巷者委曲之道也遇者遇合之謂也以言當此之時小人未去正道未闢其所以能遇合於君者在委曲宛轉引之於當道云爾故曰无咎而象曰未失道也夫當堯舜之時朝廷清明无有蔽欺為君者以予違汝弼望乎下為臣者以无若丹朱戒乎上直言

正論或吁或俞故无待於委曲宛轉以覬其遇合也孟子之於戰國則不然是時楊墨塞路儀秦縱横故孟子於此因齊王之好色也則亦對之以好色之說好貨也則亦對之以好貨之說好勇也則亦對之以好勇之說此委曲宛轉以覬其遇合者然也然對之好色也則以太王為言對之好貨也則以公劉為言對之好勇也則以文武為言此雖遇主於巷也曽何失道之有若商鞅之說秦也帝不入則王王不入則

伯此雖有所遇合也然失道多矣能无咎乎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當暌之時九四獨無其應而六三以陰柔近而比之所謂起疑似而招陵犯者也夫輿者所以行也牛者所以行是輿也六三欲往以應上九而四阻之其能免侵陵之患矣乎故見輿曳而不進其牛掣而有所止其人天且劓而重有所傷也何者位不當故也使

其以陽剛居此位則无是患矣夫天髡其首也劓截其鼻也首所以上向而鼻所以上通也而重見傷焉者蓋四也欲阻其上向絶其上通而怒其不惟己之從故也雖然睽極則有終合之理三與上居正應之地其能終睽矣乎特以所處之位遇乎九四之剛故初雖不免於見傷而終獲其應也故曰无初有終遇剛也凡寇難在己之下則曰乘剛也若屯六二之於初九是也寇難在己之上則曰遇剛也則睽六三之

於九四是也夫同人之世宜若无所不同也而九五又居天下之利勢其在當時容有不顧於分並起而爭其應者九三九四是也又況睽異之時乎然則六三之不免見傷无足怪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於時既睽所處又无應故曰睽孤雖然初以陽德居下位所謂同德之君子也四能去其剛傲之氣而與之遇焉則未為睽孤也故曰遇元夫初以剛陽居一

卦之始以不校為勇以辟咎為智所謂善士也故稱元夫雖然遇合之道不可苟也吾不彼忌而後彼不吾疑夫苟疑忌之情未能盡去則睽異之勢又何自而合邪故四必得初交相孚信而後四可以无孤危之咎也故曰交孚厲无咎以言四既以孚信下交乎初則初亦以孚信上交乎四則雖孤危其咎可无也而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者夫在睽而求通方孤而思合處危而欲安患其无道爾今也誠意一孚而同

德相遇則反睽而為通不孤而有合去危而即安特在於一交孚之際爾四之志安得而不行邪此其所以无咎也雖然四之遇初則曰元夫而初之見四則曰惡人初之待四无乃太甚矣乎曰君子不以時之方睽也而睽其所守不以己之无與也而與非其應四之无得於三命也而能使三之曳其輿掣其牛天且劓其人以滋上九之羣疑者孰使之然哉得非四之過邪四也所為若此若以初之不校之德視之豈

不薰蕕之異臭而鳳鷙之異稟歟故在四則目初曰元夫貴初也在初則目四曰惡人愧四也此易奬善嫉惡之微旨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夫古今天下未嘗无睽異之時然究其所以然也則其咎宜誰歸歸之天下之人不可也歸之羣臣亦不可也而人君實任此責爾此六五所以不能无悔也然而其悔可亡者蓋以謙柔自處而能下應乎剛明

之臣故爾夫惟能以謙柔自處而所宗敬者九二剛
明之臣也故雖當睽異之時小人當路正道否塞而
九二以剛明之才噬而去之其噬也易若噬柔脆之
物然故曰厥宗噬膚則五於此得以往而與二合夫
何咎之有蓋小人之勝君子也尚矣以六三不當位
之才而居睽卦之中所謂起疑似而掊陵犯之人也
二之於五居相應之地能為五之所宗敬則力於濟
睽者也故以剛明之才噬去此小人若噬膚然去其

否塞以通道乎五而五遂得往與二合君臣共濟以成此濟睽之功則在五也豈不謂之有慶矣乎夫四與初在下而非其應也徒以同德相遇尤能使其志之行則五之於二居君臣相應之地其效宜如何故爻曰往何咎而象又賛之曰往有慶也然易於此時勉進六五之意深矣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説之弧匪冦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六四无應故曰睽孤上九有應亦曰睽孤何也程曰居卦之終睽之極也陽剛在上剛之極也在離之上用明之極也睽極則咈戾而難合剛極則暴躁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上九有六三之應其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如人雖有親黨而自多疑猜妄生乖離雖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夫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此多疑之象也豕穢畜也而又身被其塗泥穢莫甚焉三兊體也陰物而居澤豕負塗

之象也上九視三鄙其行之醜惡故其象如此車人所乘也鬼非人也而載之一車載非其人之象也上九謂三自下乘四而不惟已之是應故又有是象焉先張之弧始疑而惡之欲射之也後説之弧而弗射則釋疑而睽解矣盖物極必反睽極必通易之理然也若睽極而不通則終於睽而已矣此豈易之理也哉繫辭以弧矢取諸睽故睽之上九有張弧説弧之象夫後説之弧而弗射之者以三非與寇為婚媾是

故弗射之也夫惟嫌疑既釋則往而應之得所遇合矣故曰往遇雨則吉夫陰陽和則雨終也睽合而和此睽之所以吉也向之所謂羣疑者如豕負塗如車載鬼之類也豈不一切釋去之邪故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夫睽生於疑而孤又生於睽今也羣疑既亡則睽者合矣又何孤云此上九之於六三所以有遇雨之吉也故上九有先張之弧後説之弧之象則六三亦有无初有終之辭二爻必以先後終始為言者

以言向也睽而今也通易之理然也

童溪易傳卷十七

童溪易傳卷十八

宋 王宗傳 撰

䷦艮下坎上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蹇合坎艮以成體坎水在前艮山在後前有險後有阻何適而可哉此所以為蹇也蹇之為義有止塞而

无流通故曰蹇難也蹇難之世君子不幸而會逢其時則亦柰之何哉在我者務知所以處蹇之道而已矣故蹇之所以為難者以坎險之在前也見險而能止此處蹇之道也彖合坎艮之義以言處蹇之道故曰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夫險難在前人所共見固不待明者而後見之也然蹈危履險亡軀害人而无益於救難者明者不然也故君子於此體艮之止而止焉其曰能止則救難之心非若是恝也相時度勢

而不以衒冒强聒為能故也此之所見又在人所共見之外也故賛之曰知矣哉以言見人之所見者不足謂知於人所共見之外而又有所謂能焉者斯足謂之知也矣夫所謂相時度勢者何也卦之德曰利西南不利東北是也西南之維坤實位焉夫坤地也其勢寛平而順易以寛平順易之道往以濟難則其難紓矣故蹇利西南往得中也此即九五一爻以言濟蹇之道也夫當蹇難之時往以濟難而不得中正

之道焉則是與難爭也與患難爭鋒而求以濟難惑也矣何謂中正之道曰寛平而順易是也以九居五而得中正之位則是往以濟難而得中正之道也五實坎體而謂之利西南云者葢坎體本坤九往居中而成坎夫九以剛明之才而往處坤之中位非利西南往得中也之義乎若夫不知西南之為利而反其所詣焉則有所不利矣故易於此指其所之而避其所忌而以利不利明以告之夫東北之維艮實位焉

此正坤之對而西南之反也盖艮山也其勢險阻而危極以險阻危極之道而濟難何難之能濟乎故曰不利東北其道窮也此即艮上有坎以言蹇之所以為難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此又即六二往應九五以言濟蹇之有功也當位正吉以正邦也此又謂自初至上六爻皆得其正以言蹇之必濟也或曰六二九三六四九五上六正也初六正乎曰當蹇之世陽居下位則陽為失位以陰居下位詎非正乎夫以九

居五有陽剛中正之德所謂大人也六二以柔中之德往而應之則其見之也何利如之此所以能相與而成濟蹇之功也六爻自初至上陰陽各當其位此易所謂正也在人則為貴賤履位賢不肖襲情上下各守其分而不相踰越以此道而正邦則邦自正矣又何蹇之不濟乎此所以吉也夫天下之所以不理患難之所以難去者以上下之分不明也今也六爻之間其剛柔素定如此則求以濟蹇也又豈必他求

云乎哉蓋正之在人也所謂其本心也以人之本心也而還以正之則不勞而功成矣盡是道而成是功者則六二之與九五是也故卦之德曰利見大人貞吉由是觀之則當蹇之時盡蹇之道而以為蹇之用也豈不大哉故蹇之時用大矣哉何謂時用曰正而已矣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曰蹇云者有止塞而无流通之謂也山上有水則无

下流之象也此豈有他哉蓋有所止塞之故也夫山上之水无有止塞則建瓴之便孰能禦之其曰有水云者有而未決之義也君子之道所以未孚於人未亨於世者亦豈有他哉時使然也故夫水之蹇也反其流而豐其蓄而已其蓄既豐則盈科而放海矣孰能吾蹇邪君子之蹇也反其身而修德而已吾德既修則已正而物正矣亦孰吾蹇邪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而已矣求諸己者既至則其行也豈

復有不得矣乎嗚呼此君子之學以自反為之本也夫自反之學其在平夷无事之時猶不可舍而況蹇之時乎故蹇之六爻皆以往為蹇來為宜也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夫可以行則行可以止則止出處之大致然也又況當蹇之時而居諸下位其可以冒昧而輕進乎故曰往則有蹇來則有譽夫初六以柔而居下當斯時也衆人皆以冒昧輕進而失而吾獨以謹重待時為得

庸非譽乎其曰宜待云者戒之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中无尤也

六二以柔静知止在蹇之時為遠於難可以无蹇矣然身雖无蹇而與九五大人居相應之地蹇而不濟難而不救將焉用居此位也故必盡王臣之義而後居此中位可以无愧矣蹇蹇謂時之方蹇而吾當力任此蹇之責此雖非其躬之蹇也而上而吾君下而天下之民皆予賴也予其敢謂其非躬之故而不以

為蹇也乎惟能如是故居此中位隱於吾心而可以无過尤也中以位言之則二之位也以人言之則王臣之心也昔退之作爭臣論嘗引此爻與蠱之上九以譏陽城矣而曰若蠱之上九居无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髙不事之心則冐進之患生而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之不能无也亦曰居此位者則必及此事若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休戚於其心則過矣

夫諫諍言官也猶不可曠而況居大臣之位而當蹇難之時其可以自處於静止之地而已乎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内喜之也

九三艮之主也内之二陰所以能自立於蹇難之世者以三為之捍蔽也三若舍内而之外則往而蹇矣故莫若來而反諸内體之上以為二陰之主則在内者得所附矣其喜慰之心宜如何哉春秋書季子來歸穀梁子曰其曰季子貴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蓋

當莊公死子般弑慶父主兵季友力不能支固嘗避
難而出奔矣當是時也魯國方危内難未定國人思
得季友以安宗社故閔公即位之元年書公及齊侯
盟於落姑盟納季子也而公羊子亦曰其言來歸何
喜之也何休釋之曰季子來歸則國安故喜之此則
蹇之九三所謂往蹇來反内喜之也之謂也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四陰位也而以六居之當位者也夫居其位而輕去

之則往而蹇矣故亦莫若來而連下之諸爻以靜止自守則得其所安矣實誠實也夫處蹇之道在於以誠實為本處蹇而不以誠實為本則内無所執守外无所據依人誰我與哉故往既蹇矣必欲來而連乎下之諸爻相恃以為安則莫若以誠實為之本也彖曰當位貞吉此不云當位正也而云當位實也何也程曰上下之交主於誠實用各有其所也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六爻皆蹇也而九五則處坎險之中所謂蹇之大者夫有剛健中正之德而以身任天下之大蹇則亦何所不可而古者聖帝明王於此則又必汲汲焉務於來天下之助焉者以為戡難而正邦者非羣才之助不可也此九五處大蹇之任而又有賴於朋來之助焉彖曰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蓋謂收正邦之功者雖九五也而所以正邦者則上下六爻皆當其位而然也然則處大蹇之任以中正之道節正天下者非有

賴於朋來之助可乎蹇之六位皆正人也故曰朋來夫旣得朋來之助而以中正之道節正天下此九五所以收正邦之功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内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蹇至上六蹇之極也又復何所往乎往則自為蹇蹷爾非真有蹇也故亦曰往蹇碩大也寛綽舒肆之謂也來則從五應三其志在内而難賴以紓故曰來碩

吉夫蹇至上六始言吉者以爲蹇至此極物極必反蹇極則通故也彖曰利見大人大人謂九五也夫九五朋來之主也當此之時利見之者豈惟上六也哉而上六獨云爾者處一卦之外尤不可以不知所從故也不然當此之世不寧方來而上六獨後乎五故不能无凶上六之在蹇也可不知所從乎其曰利見大人以從貴也者易之於上六也懼其或恃己之尊忘己之賤而不知有所從也故爲之戒云嗚呼聖人

厭亂之心即此亦可見矣

☳☵坎下震上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天下未嘗有无難之時亦未嘗无濟難之道顧人謀如何爾人謀一至則反有難而為无難特其餘事爾此易之所以有解解合震坎以成體震動也坎險也

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此即震坎之體以言解也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此則即震九四一爻以言解也
其來復吉往得中也此則即坎九二一爻以言解也
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此又即震九四之爻以言解
也夫需也蹇也皆險在前也而當解之時險既散則
險不在前矣故曰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猶之曰昜
謂乎險以動也蓋動而出乎險之外已免乎險難云
爾險難既免此所以爲解也夫所以濟難者以寬平

順易之道蹇之利西南是也今難之既解也此道奚宜置哉成湯之代虐以寛及其既代虐也亦不聞廢是寛也此得衆之道也其在卦也則震體本坤九以一陽往居坤下是以成震夫九以一陽而往居坤之下非利西南往得衆也之謂乎坤為衆故曰得衆九四所謂朋至斯孚是也夫天下之難既已解散則是无所往也既无所往則當來而復諸安静之地使天下知有息肩之暇黄𣏌之安矣此吉也不然則亂去

而兵未休財匱而賦愈急民疲而役不止難何時而可解邪此殆非所謂時中之道也其在卦也爻惟二陽陽在四則為震陽在二則為坎坎中之一陽來居二位此所謂乃得中也雖然難既解矣既已無所往矣治不忘亂安不忘危此又人君之至戒也其可以難之既解而恝然忘其所謂警戒之心哉若有攸往尤當夙致其警戒之念可也益之戒舜曰警戒無虞而皐陶亦曰屢省乃成欽哉此有攸往而以夙為吉

也夫惟能夙致其警戒之心則有所不往往而有功矣其在卦也則亦震之九四是也震之為義在於恐懼修省而九四居動而免乎險之地故又以有攸往夙吉為之戒云夫彖之所言者皆人謀也人謀既至則天下无不解之難而天地之解實如之故又以天地之解以終一彖之義天地解而雷雨作此又即震坎之象以言天地之解也夫震為雷坎為雨雷雨一作而百果草木皆甲㡿則天地之内容有不解之物

矣乎此天地之解也夫百果草木皆甲拆惟解之時為然天下之難无不散亦惟解之時為然然則古今之時孰大於解也乎故終賛之曰解之時大矣哉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昔孔子誦成湯之言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蓋以天下之有罪與過者皆由上之所化故也孟子曰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是也夫當大難方解之初天下之人始出塗炭去昏

而即明去亂而歸治茍惟上之人追罪其罪追尤其過而盡誅之則更起天下之難矣此非所以為解也故必也法天地之解有聳動之大號滂沛之大恩如雷雨之作而萬物均被其澤焉則向之有罪與過者咸釋然有更始自新之望矣故曰君子以赦過宥罪赦者舍也宥者寛也於過誤則赦而舍之於罪惡則宥而寛之此雖不能无輕重淺深之異然待之以不死一也雖然人君之政有所謂赦宥云者特因亂難

既解之後而有是也若屢行而不已焉則適所以長寇而滋姦非政也其後世之過乎此駁赦之論所以作於五代之張元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夫當解難之初類非柔弱之才所能勝也然身居下位能以己之柔而濟夫二之剛使二之剛得己之柔以為輔而亦以剛際夫柔則剛柔相資於解之義為无咎矣不然位既不足而才復歉然當解之初豈能

无咎也歟蓋九二坎之主也初六以隂柔之才當解之初近而際諸九二而九二亦自近而際之此所謂剛柔之際也夫同居内體柔者能以柔而際剛而剛者亦以剛而際柔同心居内以賛成解難之功得之矣又孰得以才之不足而咎初也乎或曰初與四居相應之地今而謂之與二相際何也曰初為坎底勢不上達四為動主性非下逮凡曰際云者上下相鄰之謂也泰之九三曰天地際也是也故初雖與四為

應而无際四之象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田狩事也狐疑物也黃中色也矢直器也二以剛中之才為坎之主受解之任卦德所謂无所往其來復吉而彖所謂乃得中也是也夫天下之難常生於人情之疑惑方其未解也故不免於田狩之事三狐者人情衆多之疑也九二則以田而獲之既獲矣夫復何所往哉來而復諸安靜之地以中直之道待天下

而已矣故曰得黄矢此九二之貞吉而象謂之得中道也夫方其難之未解也受是解之任而不以任是解之責此固非二之所謂正也及其難之既解也三狐之既獲而不知中道之為得此又豈二之正也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夫亂難既解則貴賤履位朝廷清明容有非據之人加諸上位則其致寇戎也必矣六三以陰柔居下之

上所謂小人而處高位者也夫小人宜在下者也故三有負且乘之象繫辭釋之曰負者小人之事也乘者君子之器也則以六居三之謂也夫以負荷之質而且乘車非所宜據可知矣安得不召寇戎也哉故繫辭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斯伐之矣何者以小人而加諸上位天下之所不容故也若昏亂之世則彼之志得以行矣其孰能誰何之哉貞吝云者以六居三不正者也故於正道為

可醜吝而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六三之負且乘自侮自伐亦甚矣則其致寇戎也孰使之然哉无所歸其咎矣故曰自我致戎又誰咎也我謂三也象曰又誰咎也疑貞吝下有无咎二字今逸之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夫處近尊之位遇有為之時又有能為之才而其事業或未能厭滿於人心者此九四所以有解而悔之

象而象曰未當位也拇之為物在下體而微者也初六之象也四與初正居相應之地其所解者至微至狹而其功未足以稱乎其位故有是象也惟夫解之所及者不特至微至狹而已使凡朋類之至而吾无所不用其孚焉則解之功大矣斯足以當夫位矣故又曰朋至斯孚是言也所以勉四也夫當解之時在上而有功乎下也易在下而致力乎上也難故四與初雖居相應之地初無際四之象而四有解初之功

惜乎其未大也此所以有朋至斯孚之勉焉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夫天下之難所以未去者在於小人有不肯已之心故也夫小人之心所以不肯已者非果難已之也以君子之舉動无以保信之而彼遂不肯已也嗚呼小人之心而至於不肯已也此天下之難所以作而不休而君子日夜用其智竭其謀求以已其難而難卒

未巳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以保信之乎曰維有解而巳矣君子維有解則彼小人者必曰吾君子我赦也不我殛也我宥也不我迫也吾有更生之望矣吾有自新之路矣曩者吾以為斯世之棄人也今復得以齒於天地之閒矣曩者吾以為逃刑避罪之不暇也今復得以為太平之人矣吾何為而為此亂民也哉如此則雖不用智不竭謀以與小人爭一旦之命而彼之不肯巳之心釋然散去而旡餘而難自巳矣何

者蓋吾有以保信之故也故曰君子維有解有孚於小人而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曰退云者巳其不肯巳之心而无復與我爭衡故也然則巳難之道其事甚約其效甚速也如此夫武王之既伐商也歸馬於華山散牛於桃林示天下不復用兵此維有解之謂也而又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大賚於四海而致萬姓之悅服此有孚於小人也當是時也為小人者雖欲不巳其不肯巳之心得乎彖曰解之時大矣

哉盡是大者則六五是也於古人則武王是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解至上六解之功已成矣故極言解悖之道夫隼鷙悍之禽也所謂上慢而下暴六三之象也解之六爻惟三與上各處一卦之上而非其應故上以震動之極而尤在諸爻之上於位則正於勢則便於器則利於時則宜以正而去不正獲之蓋无難者故曰公用

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三居下之上内外之限也故有高墉之象若同人九四乘其墉則内外之限又在九四矣繫辭之釋此爻也而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此又申解悖之道也

童溪易傳卷十八